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七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十四

國論要目

一曰興治道

明禮

擇官

安民

二曰正風俗

正凌慢

辨邪佞

廢貪贓

三曰謹財用

彊兵

富國

端明集十四

一民

去冗

四曰尚功實

原賞

任材

正刑

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



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

擇官

端明集十四

二
民

聖人能無爲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爲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爲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強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經者誦史經而對題義者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人以歲月三班所入鞭扑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官人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也然行之已久不可畢革

當漸節其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獎之庶幾可勸其爲人害者去之而已

安民

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蓄妻孥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爲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飢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民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

者乘時趨利爲農則兼并爲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強奢靡冒法出於王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効不知紀極不貧不已此民妄爲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善矣其策疏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備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

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姦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之曰安民

正凌慢

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蓋人主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群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

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何等級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為能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之以為常事京師僚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去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凌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類相朋造作

謗毀或爲謠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啓於言事之門
陰幽暗昧被毀之人無由辨明甚者搖動公卿以
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嫉
者也陛下少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

辨邪佞

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堯聖人也難於知人曰
人之難知雖聖人必須審今上也進說之臣萬端人
主以要道持之附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
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
臣也多引前世之事專爲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

迂闊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捨違公道不爲國家
久計此姦詐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
也無所附依進退自守此公正之臣也 陛下進
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直而醜邪佞
矣唯 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

廢貪贓

傳曰廉吏民之表今夫食祿而治官材與不材出
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強之使材雖廢職尚可恕也
至於憑恃官威因緣爲姦求取贓賄以曲爲直上
負朝廷之用下爲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有所畏

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惡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
贓爲之長者視其虐民害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贓
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惡必須下獄然後
置之於法旣斷之後彼贓吏必須稱寃理雪朝廷
必於近郡別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
經時月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
案彼贓吏者必又再雪 朝廷又須別推劾一獄
之人又須追擾如此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辨而受
此苦毒例皆引虛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脫是以
百姓被害不死不休贓吏雪贓不盡不已監司之

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得意嗟乎百姓
何罪唯 陛下憐之貪吏何人唯 陛下察之又
有不取贓賂自爲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
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爲恥
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爲之猶以恥也
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爲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
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楸遷往來日取富
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
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飢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
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

既熟不以爲恠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下察貪賊者廢之清廉者獎之則廉恥興矣

強兵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約七十万廂軍約五十万積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虜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軍至今十五万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万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万而養

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勅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爲長久之策今之爲政此第一事

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万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權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

藏充物不可勝計然後爲得今則每有支費嘗遣使諸路僅能自給者是爲寧實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此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故曰今之爲政強兵爲第一事富國爲第二事或曰爲政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

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安矣今治天下乃不如是宰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 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 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

則拔任其人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 眞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旣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 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眞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原賞

古之所謂賞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爲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

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群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戎兵之

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材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儒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財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

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難其人 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群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正刑

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今上御名刑矣殺人者可殺矣爲或貸其生者州郡一有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今上御名刑不過是矣原

其所因好生之仁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者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主簿縣尉於縣之吏民皆可笞朴由是觀之民無宁膚可謂濫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勅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唯執衣白直令依勅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刑千萬人矣臣願 陛下明勅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勅

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論兵十事

一事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強兵爲第一事富國爲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強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治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強兵之說如何一曰消冗兵不可以暴滅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陣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

曰立兵法絕無統制故不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備修則兵少而精矣兵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兵強矣其說皆世人之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爲治道之始不行則爲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曾不計校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辦衣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爲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爲一

則可以計校兵籍多少財用有無不至於冗臣欲
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
計度衣糧如何足用管軍每乞招添邊臣每乞增
置必須詰問其所少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其奏如
此今上重乃省兵之一端也 一事近年置諸路安
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南東西兩
浙福建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風土異宜水
行不知舟楫之利山行不堪阻阨之險一往三年
死亡殆半其不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
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

之多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唯道路
勞苦妻孥隔闊人情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
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
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
填關或問南方難用北軍 祖宗平定南方盡是
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 祖宗之兵誅討大計也
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出兵今者南方但當作禦
盜賊之計若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
熟可以駭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爲失策此省
兵之一端也 一事陝西河東自慶曆已來用兵

之際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
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
留兵卒隨宜罷遣以寬難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
一端也 一事防邊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
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鬪千兵若有
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患
須至選揀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為患與老弱之兵
同陝西河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
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寬國用 一事或
曰招置土兵如何曰陝西弓箭手之類只給與曰

不費衣糧於事為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為害深
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相承未嘗
出城坐窳邊費驕蹇難動故曰為患深矣河北義
勇十九萬人昔年差點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
須整緝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強壯須及十
萬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
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
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
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
萬緡此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

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三百萬欲減禁軍先減
屯戍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 一事諸路
廂軍一指揮有六七百人檢尋舊額竝無條制蓋
年歲既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校
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
今日已前有剩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今
來指揮今後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
官原赦之限 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
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虛費
將窠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士三

百人即有將窠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
移補別軍候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
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運最爲
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
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條制州郡皆以人情
不敢自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負近由江浙遠自
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大者倍之一歲往還京
師可了一次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
所載官物不過數千緡之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
事也天下州郡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無有不足

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
唯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三事也天下持送
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
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令水路可以減省兵
役此四事也養兵挽船不若和雇和雇則止於程
限之資養兵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
舉此五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廂軍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計一百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錢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一貫
一百六十五文內秋夏稅只有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萬六千三百一十一貫八百八

文南郊賞給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九百九十四萬一千四百十
七貫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餘

疋帛綃紬純

收八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疋內稅綃
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疋

支七百二十三萬 千六百四十一疋

不在數內綾羅
錦綺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七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

六十八疋半十分有餘

糧

收二千九百六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五石

內稅一千八百七
萬三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八石

管軍及軍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萬三千

二十三石分八

端明集十四

十七

紫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萬 一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萬四百六十九束

管軍及軍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四百

十四束分八

夏秋稅所納

錢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

疋帛二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疋

斛斛一千八百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已上三件更有折變在內其餘所闕糧

草疋帛並是見錢和買并課利折科諸
般博買應副得足一歲所用養兵之費
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臣懇懇而言蓋
見其本末不早圖之是謂失策矣

右謹具進

呈取

進止

年 月

日某劄子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十四

端明集十四

十八

共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十五

書疏

乞戒勵安撫使書

言增置諫官書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論東南事宜疏

乞罷減降疏

論踈決罪人

請改科場條制

請改軍法

端明集十五

一
榮

乞戒勵安撫使書

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臣某謹昧
死再拜上書 尊號皇帝 陛下臣伏覩臨遣使
臣循行郡國臣切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官而使幽
遐異域風謠習尚寬隱沉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
道何哉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
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
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
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
者父子轉流無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

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既不能掩遏豪植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繆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卓然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紓含隱為良即發一姦賊衆輒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甚哉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寔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蟲暴不察是徒取善譽言而空厥職也夫收材選能誠為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

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遣之人為榮進梯綆耳豈有意於吾民哉臣切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巡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詣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

依漢故事量子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爲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糶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沒其齒孤獨者戒勅所養之家務全其生寃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

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伏惟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迓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幸甚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言增置諫官書

臣伏見 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

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聽諫之難聽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

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鎖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

之効 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
於是官方無恨矣三日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
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
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
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
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
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
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
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
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

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
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

陛下出於聖慮自擢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
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 朝廷有好諫
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
為姦邪上皇御名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 朝廷有
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臣
某昧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臣伏見去月以來 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

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爲樂者謂 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詞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詞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 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懽欣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

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 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 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爲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

忻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暢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已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盧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

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
北二虜之恥法乾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
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某昧死再拜
謹上

論東南事宜疏

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覲父母臣出宋都歷淮上絕江而南出東吳之域縈委千里臣潛度事勢周問民隱可爲寒心者請試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宴而垂聽焉臣切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東南列郡城池隳塞士卒單少府無完兵廩無儲粟內無戒守之備外無維制之具道路之人所共知此

其尤可憂者蘇秀杭越等數州頻年以來旱澇更作稼穡不登疫癘仍起貧者流轉殍死溝壑居者連病喪亡相屬哀苦之聲痛貫人骨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渥澤之施未能周及今歲春夏不雨野田半蕪前秋之期居可知矣吳民媮侈災患之變亦一極也臣切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飢旱始此苟生相與爲盜及其勢盛制脅郡縣漢唐之世終爲邦梗而況姦雄豪傑覘伺釁隙須時而發此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生衆心今有

珠玉之貨納于府藏勅主守吏嚴其扃鑰常若寇至而方地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饑病之餘兇突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乎誠以東南之勢爲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患矣當今之策莫若擇郡守寬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取爲急務一曰擇郡守臣謹具錄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爲績狀伏望陛下詢問宰臣令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惠足以利民然後可倚以

爲重也二曰寬民力莫若蠲賦稅均借貸省配斂賑流移所謂發於國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卒臣謂因此飢饉頗易招置大凡吳民軟弱不便高寒不知騎射驅以備邊非可速用臣請權罷寄招禁軍於兩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南一勝勢也四曰嚴盜法臣切見頃年亦緣飢旱強劫盜賊多蒙寬貸實小惠而大害也臣願申勅兩浙災傷州軍應有賊盜一准法令無所矜宥密戒提點刑獄臣僚如有因飢劫盜應死而情有可矜者即詳度以聞刑罰不失厥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旣形之言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造幾而辨徒以見聞過爲慮度願 陛下采而行之臣不勝惓惓懇懇之至謹衢州附遞以聞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乞罷減降疏

臣伏覩比年以來盛夏之月 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迭從輕典此蓋 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罔冒炎暑之苦而處狴牢之下天衷惻然下寬大之詔寔群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垠之施而竊有感焉臣聞古先

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訴寬滯非特專宥過戾也
迫隆冬緣亢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
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戶之民習蹈前事成
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乃滋爲弊夫法
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
涖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
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耶重法尚不足以
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嚮善哉國家
每郊禮必大赦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踈
決減降之制臣謂貧弱者多負寬而富強者多蒙
宥爲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
陛下參前古之制極當今之弊罷減降之詔而責
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勿久繫也臣疏賤而言
近不勝墮越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論疏決罪人事

臣伏聞 朝廷疏決罪人有曰臣竊思古之親慮
獄囚所以申冤隱而出滯淹非特務寬貸而成小
惠也近年夏月踈決例從減放閭巷之人謂之熱
恩指期作過比比皆是夫刑者輔治之本豈可使
民預知而固犯哉然行之且久恐難即罷伏望

陛下臨問之時擇其情理最重者特與嚴斷一二事庶使下民知懼不敢指恩為罪乃陛下之深仁也

論改科場條制

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記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

于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之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關及其間或有長才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強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中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怪茲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詩賦策論乎皇甫鏞以賢

良方正中科而姦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姦邪其人自隳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其人自立豈可以自隳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久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既久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為去留進士之術以通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盡許立學選擇鄉

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說經書教勗生徒不應舉者三年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講說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略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

即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艱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獎之自然稍有智識之人去彼取此

請改軍法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將覆沒亡者十萬餘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差之計爲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

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次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旣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 朝廷每有指揮事件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巡檢等同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唯大將得以專之祕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叅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也唐郭子儀李

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
子儀光弼名將也元帥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
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
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 太宗朝曹彬潘
美興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
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臨軍劉文裕
王誥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
今事理參之未有大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
今諸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
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
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
馬人數列爲裨校部曲之差分爲前後左右之屬
管兵臣僚官負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作排陣使之類以所
領兵多少爲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
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
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十六

表

謝知制誥表

代賀老人星表

代謝御殿復膳表

泉州謝上表

福州謝上表

謝轉禮部郎中表

移泉州謝上表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端明集十六

一
民

辭權三司使公事表

杭州謝上表

賀冬至表

賀正表

賀赦表

謝加勳表

謝賜曆日表

冊 皇太后賀表

冊 皇后表

賀潁王過禮表

謝恤刑表

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王之言大爲清選之路推恩下中之品深
負冒榮之憂上當絲綸俯墜淵谷中謝伏念臣起
寒鄉而甚賤逢聖時而自呈粗業文章而得游書
林嘗好議論而又塵諫署主知難遇不敢愛身衆
怒雖多未始迴慮唯任用諍臣之速實招徠妄者
之端願還左右史之官出領二千石之任八年江
海之外私幸安全萬里宸極之高敢期還侍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收自外補復於記言再趨禁闥而
若驚每仰天顏而伊邇未逾歲律擢與詞垣竊以
代爲訓詞必嘗力學能視藁草要須美才在臣空
踈承命戰栗量天地之施論報無階戴君父之仁
捐生有所

代賀老人星表

金德治時玉游揆度仰星文之發耀麗霄極以凝
祥符聖曆之永昌舉人區而胥悅中賀恭以
尊號皇帝陛下至誠育物中道納民仁如天之廣
生化與神而無迹諸福並効成功罕名幽感察於
上靈經次示乎休應秋琯方仲宵籌向晨直景位

以垂光映社躔而招慶考厥候臺之驗資夫睿筭
之延臣等叨列宰司悚窺乾耀罄一心而有祝期
萬壽以無垠

代謝御殿復膳表

臣某等言前貢封章請御殿復膳蒙降批荅俞
允者側躬修德祇畏天明籲帝造辭恭迴宸慮正
路朝之法坐復內饗之燕羞溫詔下臨輿情胥悅
中謝竊以天子之尊至重唯上靈是欽人君之德
莫偕唯大明可況考陽精之闕壤抑曆象之常經
然春秋書之於經漢唐載之於志作善者有消伏

之感失政者有修舉之方苟立志以通幽必轉災
而爲福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涵萬物誠貫三
靈動法祖宗之規言合天人之應屬史官之建
白驗日象以虧明陛下順稽青異之來虔承警
告之厚貶太官之常舉即便坐以周詢發蓄積以
恤窮啓狴牢而釋罪晦朔之際變早曠以爲霖未
申之交減食分而復景有來列辟咸肅外廷願端
黼袞之居仍還珍膳之奉下情兢惕越至再三之
勤睿意寬沖俯從衆庶之請臣等預叅宰輔無補
聖神仰休應之同符等歡心而稱頌

泉州謝上表

朝綸至渥俯從臣子之心海域雖遙實便廷闈之
養中謝伏念臣生身遐遠逢辰休明獨持愚直之
心蚤委聖神之照自參文館旋列諫垣無嘉謀以
奏上古之珍無敏智以論當世之務寢叨詞掖時
邇威顏被天語之丁寧莅京都之繁浩初無才略
動忤貴權事必處於公平要之歸於勤瘁每緣睿
獎僅免人言念慈親之高年乞故鄉而便養曲承
厚澤出守清源間關山川歷涉歲月近臨居署仰
布寬條信問私門不移於夕宿甘鮮庶品足奉於
晨羞如臣僥榮實少倫比此蓋伏遇 尊號皇帝
陛下大仁覆物廣孝及民致茲犬馬之誠上獲雲
天之施敢不勵精邦治單盡夙夜之勞宣諭帝慈
周通愛育之惠

福州謝上表

一札細文肅領於宸詔七條丕式謹守於官箴內
循無似之才再忝惟良之寄負乘增愧殞越在躬
中謝伏念臣仰造盛時寢陶醲化爰服勤於經藝
早幸切於王塗徇公滅私雖恪修於職業勵精從
治卒亡補於風猷矧事任以荐更顧涓埃而絕効

出分郡寄已特荷於恩俞再易藩維遽曲頒於詔
命涓辰署政撫已增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洪
覆廣生大明委照推自天之渙渥委守土之重權
謹當寅布朝經精求民瘼盡瘁事國憂公如家思
誓竭於臣誠少上酬於天造

謝轉禮部郎中表

函封芝檢特霈於殊私位列春官驟加於寵命揣
材甚薄荷澤誠優忝冒逾涯兢惶罔措中謝伏念
臣機靈素淺器術非深丁辰選時歷王途而寢久
承流宣教著民政以無聞方懷維谷之憂積有瘵
官之慮何需恩而特厚復增秩以敷榮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禹律均和堯仁錫庇誕推渙渥施及蒙
姿敢不寅奉政條恪圖治績竭盡涓埃之力仰酬
覆育之私

移泉州謝上表

祇承溫詔已布寬條置身便安蒙上軫恤中謝伏
念臣自解京邑出臨清源違天日之清光歸江海
之遐裔過家上冢在古之甚榮守郡養親為子之
至幸曾未游月改付全閩臣向緣愛苦之憂遽致
股痛之病州稱都會居有板籍之繁俗不尚醫難

求藥石之助氣力羸虛不可以治穰極智識煩鈍
不可以應急難輒露危誠覬得便地軍壁雖小曾
是故鄉獄訟差閑足寘外慮敢期朝渥更與泉麾
再見吏民仰宣威惠因其無事得以養和此蓋伏
遇 尊號皇帝陛下曲念孤平俯矜衰悴不窮驚
力而使之自適仍有官俸而代其為生況臣年齒
方中干祈之切者蓋由疾故儻臣筋骸復壯報効
之際而敢以家為上銜仁施之深若負丘山之重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大明臨下無遠裔而不均零露墜霄雖微物而必

施俯承錫命弭用震驚伏念臣向自掖垣擢司京
邑上賴清光之燭終依全度之仁屬私便於庭闈
遂求補於閩粵尋膺朝綍出守泉山首尾五年更
移兩郡親戚歲時之樂足慰母心阡塋展省之勤
屢躬先祀非繇孝治之廣曷為天幸之多雖臣賤
微感疾滋久藥石攻治之愈至根本堅牢而未除
日月因循筋骸憔悴深畏庶官之責方潛退處之
圖敢謂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曲貸素餐復加恩
數禁林近職儒者最榮都輦要權吏之高選併疏
寵渥猥逮尋庸揣材幹之非優顧福基之甚薄苟

貽過溢之咎實虧分量之知重念臣仰違法座之嚴荐易周星之次思出入於省闈每意在於本朝今此召還適當趨進然而慈親垂老於義不可以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其劇任願特收於成命俾再典於舊封唯是危誠終期得請

詔荅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臣爲母老難以遠行兼臣久縈疾病不堪劇任辭免乞依舊知泉州事具悉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

人材之難固嘗勞於選任矧居外滋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固爲榮養之樂其母必讓當體至懷所乞辭免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辭權三司使表

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非允中謝伏念臣向繇樞職出治泉山奉高年之慈親還就養於舊里昨承詔旨召還京師屢降德音不容讓免驅馳百舍之遠趨伏九閭之嚴曾未達於近畿復

遷處於大計天下通流之術非小智可以營爲禁
中命令之詞非空言可以潤飾加以支離之粹久
辭浩劇之權今所領者益繁顧於力而不逮苟失
量度是謂暗愚伏望 尊號皇帝陛下特收渙汗
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違要重庶得安全有祿庇
身固能自足懷忠効國誓竭素心

詔荅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
司使者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
非允伏望特收渙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

違要重庶得全安辭免事具悉翰林儒者之
極選三司天下之大計朕之任人於此尤重
卿有博通之學足以謀王體有兼濟之道足
以制財用斷於朕心則用而已晚替于物論
則資適其宜當體眷懷無或牢譴所乞宜不
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杭州謝上表

國家委之大計材非所宜 朝廷與其便藩恩爲
至倖俯循孤遠之甚已驚涯分之逾 中謝 伏念臣
儒學未優天資尤拙謂忠義可以立身而一於事

上謂強明可以爲吏而果於奉公於時益踈以道
自信迺者偶承大農之乏輒當會府之繁徒歷歲
年蔑修官政伏蒙 皇帝陛下大明垂照洪覆均
仁察孤臣之盡心知小人之興謗特推寵數之厚
俾就私養之榮已消吉辰祇臨治所敢不詢求民
隱閱練師鈴人情莫不樂於便安任之寬簡兵法
所謂先於節制示以莊嚴誓竭駑材上酬鴻造

賀冬至表

七日來復上應天心之和一陽始生密符君道之
長邇遐所底動殖均休

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惠

迪先猷靈承駿命斡璇璣而觀象順玉燭以調元
茂對慶辰坐膺景福臣限臨藩屏阻遠闕庭不獲
進廁朝班抃舞文陛

賀正表

具物於春聖人所以撫節有爲於正王者所以求
端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臨教保民晉明燭蔀會
年位之始浹天人之驩異俗來威百昌薦貺臣守
郡于外不獲進慶闕庭

賀赦表

崇丘致饗講修對越之儀大宥推仁覃霈汪洋之

澤舍生至衆仰抃同歸中謝竊以因吉土曰郊稱
大事者祀粵自虞夏迄于漢唐有質有文或泐或
革諸儒叅議致謂六天而異名歷代所行止以三年
而定禮必於至者取物成之大備就乎陽者法天
道之資生然而千官備儀百靈走職發揮往制必
屬於昌辰憲法後王允歸於元聖恭惟 皇帝陛
下順考古道不闡大猷懷翼翼之心昭事上帝秉
烝烝之孝祇見祖宗宿乎清淨之宮致此精明之
意人神降格海宇歡呼回六玉之珍虬御雙雲之
華闕與民更始大覃雷雨之恩置國無窮永享華
鶩精於宸極

謝加勳表

大饗舉修方畢肇禋之禮徽章稠沓均加在位之
臣俯僂承榮震惶知愧中謝伏念臣器質甚淺學
術非優徒遘休辰遂躋清貫內歷禁林之邃外專
方面之雄非矯矯以出人但渠渠而飭已當堯舜
之在上何以爲功使龔黃之復生僅能自守況臣
衰拙安在擬倫護侍慈親幸叨便郡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講明大典備錫慶私念持橐之舊臣進

寵勳之異數雖葵藿之心盡吐仰對大明然蓼蕭之澤溥覃豈遺一物誓捐頂踵以答乾坤臣伏限守任在遠不獲奔詣闕庭

謝賜曆日表

聖言溫潤榮甚袞襃舜曆宣明寵於圖瑞中謝竊以惟王建國頒朔治民奉時先一歲之端藏廟謹諸侯之政治古所載熙朝益恭伏惟 皇帝陛下勤念人時允符乾造坐明堂而聽政命太史以謹元特重王春首頒歲律度量寒暑著龜咎祥致陰陽之不愆宜疾厲之母作臣遠分藩寄祇奉詔恩

拜舞於庭雖竊九天之賜卷舒在手獲知四序之遷

冊 皇太后稱賀表

竭天下之養雖恭報於厚慈盡朝廷之儀在極崇於徽號神祇協應夷夏同懽中賀臣聞夏商以前

六宮之制邈焉而無紀姬劉以降五翟之法粲然而備存姜嫄太姒之流音明德和思之繼盛載華禮典允屬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純被九乾紹恢四聖成社稷之大計母道有光酬天地之至仁陰靈克順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家國慶安孝恭交至臣忝塵法從恪守藩封

冊 皇后稱賀表

儷尊皇極宅正位於天閨配德紫宸膺鴻名於寶冊海內臣妾抃蹈以之

中賀

臣聞文命造邦塗山

所以宣內助重華嗣聖皇英所以輔至明宗廟歆其薦羞穹壤因而垂祉載光懿範永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纘服睿圖席休寶緒兩儀均大舍生荷亭育之恩二耀高臨品物仰炤臨之惠是以淑譽流於區域陰教序於宮闈用贊王猷必崇位號加麗禕衣之貴增光彤管之華臣忝寄藩方限遙天陛

賀潁王過禮表

端明集十六

十三

恭忠

講名典禮納配儲闈奠筭之義告成守土之臣交抃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倣天合德與日齊明思隆長世之基豫正少陽之位爰崇淑媛以儷元良龜筮襲從耀青宮之徽冊本支增茂扶炎運於無窮臣幸預通班忝臨遠郡

謝賜恤刑手詔表

寬詔發中至仁逮下當赫隆於盛暑俾明今上御名於常

經正宁推恩溥天同抃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文

明御宇法則在躬親覽萬機休有一德化鴻鈞而被物道皇極以愛民畫象衣冠思循於往制省罪

圖圖曲暢於至慈特布訓辭用清科禁臣叨臨蕃
服絕遠 朝廷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十六



